

倩女離魂



倩
女
離

孫
席
珍

前記

一代有一代的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元曲是佔着非常之高的地位的。

中國的戲劇發生得很遲，已在希臘發生戲劇後一千八百多年了；雖然上古五代，已有巫優之扮，但正式完全的戲劇，却在金元時代。陶九成論曲說「唐有傳奇，宋有戲曲，金有院本雜劇而元因之」；涵虛子論曲說「戲曲至隋始盛；在隋謂之康衢戲，唐謂之梨園戲，宋謂之華村戲，元謂之昇平

樂」；（均見元曲選）周密武林舊事裏載宋之官本雜劇多至二百八十本；陶九成輟耕錄裏載金人院本有六百九十種之多，則中國戲劇在隋唐時代必已在萌芽，至宋代而大大地發達了。但這些官本院本，大都散佚，而且多半蕪雜無章；至形質兼備，而使中國有真正的戲劇之產生者，厥惟元曲。

元曲是開了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新紀元，他是一種注意於民衆的藝術，他引導一般民衆走上藝術的道路。

爲什麼戲劇至元而始大盛的原因，歷來衆說紛

紘。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明臧晉叔元曲選序都說元以雜劇詞曲取士，此說荒誕非常，既不見於正史，大約只是個人的臆測之言。據一般文學史家以爲，元代戲曲之所以發達者，是因爲外族侵入中土，文言爲正宗的觀念漸漸打破，又因科舉久廢，文人沒有什麼事足資排遣，於是轉移方向，而把注意力放在民衆的藝術上去。證之元曲作家個個名位都很低微，不見史傳，此說似較可信。

元曲作家見於錄鬼簿者凡一百十七人，所作雜劇，錄鬼簿作四百五十八本，太和正音譜作五百六

十六本；今所傳者，作家僅約四十人，作品凡一百十六種。這許多作家中，有認關漢卿、馬致遠、鄭光祖、白朴爲元曲四大家者，有認關馬白王鄭喬（吉甫）爲元曲五大家者，有認關馬白王鄭喬爲元曲六大家者，總之，這六個人至少都可以算是元曲的代表作家。

這里所編的是，元曲代表作家鄭光祖的一種代表作，倩女離魂。

鄭光祖，字德輝，中書省屬平陽襄陵人，生卒年月，今不可攷。以儒補杭州路吏，在杭州喬居多

年，後來就死在杭州，火葬於西湖之靈芝寺。聽說爲人方直，不妄與人交，而情厚則又爲他人所不能及。他是元曲後期作家中最負盛名的一個。元鍾嗣成說他「名香天下，聲振閨閣，伶倫輩稱鄭老先生，皆知其爲德輝也。」（見錄鬼簿）明涵虛子說他的作品如「九天珠玉」，謂「其詞出語不凡，若咳唾落乎九天，臨風而生珠玉，誠傑作也。」（見太和正音譜）近人王國維也非常讚賞他，說他「清麗芊緜，自成馨逸，以唐詩喻之，似溫飛卿，以宋詞喻之，似秦少游。」（見宋元戲曲史）他的作品，

早已世有定評；元代中葉以下，曲家多宗馬鄭，也足見他的偉大富麗了。

所作雜劇，錄鬼簿載十七種，據說都很俳諧而有風趣。今照錄如下：

紫雲娘

齊景公哭晏嬰

周亞夫細柳營

李太白醉寫秦樓月

醜齊后無鹽破連環

陳後主玉樹後庭花

三落水鬼泛采蓮船
王太后捧印哭孺子
放太甲伊尹扶湯
秦趙高指鹿爲馬
儻梅香翰林風月
醉思鄉王粲登樓
周公輔成王攝政
迷青瑣倩女離魂
虎牢關三戰呂布
謝阿蠻梨園樂府

崔懷寶月夜聞箏

元曲選篇首雜劇名目作十八種，除上列十七種名目互見外，多一種哭孫子，太和正音譜也作十八種，惟文學大綱作十九種。今所傳而爲我們所見得到的僅四種：王粲登樓，倩女離魂，儂梅香，見元曲選；周公攝政見元刊本雜劇三十種。

王粲登樓是敘王粲別母出行，所至不遇，登樓懷鄉的事；倩女離魂是敘張倩女與王文舉相戀，倩女母從中作梗，要文舉應舉得官後再提親，文舉便上京應試，倩女因爲戀戀太過，後來魂離軀殼，隨

他同去京師的事；儂梅香情節與西廂相仿，是叙白敏中與裴小蠻自幼締姻，裴夫人不提婚事，而兩人非常熱烈地戀愛着，由一個梅香樊素的從中牽引的事；周公攝政是敘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但後來周公與文王還是互相諒解的事。四本中以倩女離魂與儂梅香兩本爲最好，但論文筆之綺麗與富於詩趣，則儂梅香不及倩女離魂。

郭沫若在西廂藝術上之批判與其作者之性格上說到倩女離魂，說是描寫潛意識下第二重人格的活動，與西廂同屬反抗舊禮教的作品；他說文學是反

抗精神的象徵，由此可知他推崇這本作品。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的元劇之文章一章上，對於本劇第四折古水仙子之疊字，歎爲奇絕；第三折醉春風與迎仙客之抒情，也非常稱讚，謂「此種詞如彈丸脫手，後人無能爲役，惟南曲中拜月琵琶，差能近之。」拜月記和琵琶記是被世人公認爲南曲中之絕品的。

說到南曲，順便再贅一段。臧晉叔元曲選序上說：「夫北曲之被絃索，猶南之合簫管，摧臧掩抑，頗出動人，而音亦孌孌與之俱流，反使歌者不能自己。」王元美藝苑卮言上說：「北曲字多而

聲調緩，其筋在絃；南曲字少而聲調繁，其力在板。〔胡適國語文學史上說：「北曲勁切雄亮，南曲婉轉清遠。〕元曲有北曲南曲之分，大概前期作家多北方人，故尙北曲；後期作家多南方人，故尙南曲。惟鄭光祖雖係北方人，但他是後期作家，而且棲留南方多年，故南北曲的長處，惟他能兼而有之。讀了這本情女離魂，也可以窺見一斑了。

倩女離魂

楔子

(旦扮夫人，引從人上。詩云：)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休道黃金貴，安樂最值錢。——老身姓李。夫主姓張，早年間亡化已過。止有一個女孩兒，小字倩女，年長一十七歲；孩兒針指女工，飲食茶水，無所不會；先夫在日，曾與王同知家指腹成親。王家生的是男，名喚王文舉，此生年

紀，今長成了。聞他滿腹文章，尙未娶妻。老身也曾數次寄書去，孩兒說要來探望，老身就成此親事。下次小的每門首看者：若孩兒來時，報的我知道。

（正末扮王文舉上，詩云：）黃卷青燈一腐儒，三槐九棘位中居；世人只說文章貴，何事男兒不讀書？——小生姓王，名文舉；先父任衡州同知。不幸父母雙亡。父親存日，曾與本處張公弼指腹成親，不想先母生了小生，張宅生了一女，因伯父下世，不曾成此親事，岳母數次寄書來問。如今春榜

動，選場開，小生一者待往長安應舉，二者就探望岳母，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左右報復去道，有王文舉在於門首。

（從人報科，云：）報的夫人知道：外邊有一個秀才，說是王文舉。

（夫人云：）我語未懸口，孩兒早到了。道有請。

（做見科。）

（正末云：）孩兒一向有失探望。母親請坐，受你孩兒幾拜。（做拜科。）

（夫人云：）孩兒請起穩便。

（正末云：）母親，你孩兒此來，一者拜候岳母，二者上朝進取去。

（夫人云：）孩兒請坐。下次小的每說與梅香，繡房中請出小姐來拜哥哥者。

（從人云：）理會的。後堂傳與小姐，老夫人有請。

（正旦引梅香上，云：）妾身姓張，小字倩女，年長一十七歲。不幸父親亡逝已過。父親在日，曾與王同知指腹成親；後來王家生了一子，是

王文舉，俺家得了妾身。不想王生父母雙亡，不曾成就這門親事。今日母親在前廳上呼喚，不知有甚事？梅香跟我見母親去來。

（梅香云：）姐姐行動些。

（做見科。）

（正旦云：）母親喚您孩兒有何事？

（夫人云：）孩兒向前拜了你哥哥者。

（做拜科。）

（夫人云：）孩兒，這是倩女。小姐且回繡房中去。

（正旦出門科。云：）梅香，偕那裏得這個哥哥來？

（梅香云：）姐姐，你不認的他，則他便是指腹成親的王秀才。

（正旦云：）則他便是王生？俺母親着我拜爲哥哥，不知主何意也呵？（唱：）

仙呂賞花時 他是箇嬌帽輕衫小小郎，

我是個繡披香車楚楚娘，

恰才貌正相當。

俺娘向陽台路上

高築起一堵雲雨牆。

么篇可待要隔斷巫山窈窕娘，

怨女鰥男各自傷。

不爭你左使着一片黑心腸；

你不拘箝我，可倒不想，

你把我越間阻，越思量。

（同梅香下。）

（夫人云：）下次小的每打掃書房，着孩兒安下，溫習經史，不要誤了茶鉢。

（正末云：）母親休打掃書房，您孩兒便索長

行，往京師應舉去也。

（夫人云：）孩兒且住一二日，行程也未遲哩。（詩云：）試期尙遠莫心焦，且在寒家過幾朝。

（正末詩云：）只爲禹門浪煖催人去，因此匆勿未敢問桃夭。

（同下。）

第一折

（正旦引梅香上，云：）妾身倩女。自從見了

王生，神魂馳蕩。想俺母親悔了這親事，着我拜他
做哥哥，不知主何意思？當此秋景，是好傷感人也
呵！（唱：）

仙呂點絳脣 捱徹涼宵，

颯然驚覺紗窗曉；

落葉蕭蕭，

滿地無人掃。

混江龍 可正是暮秋天道，

儘收拾心事上眉梢；

鏡臺兒何曾覽照？

繡針兒不待拈着。

常恨夜坐窗前燭影昏，

一任晚妝樓上月兒高。

俺本是乘鸞豔質，

他須有中雀丰標；

苦被煞尊堂間阻，

爭把俺情義輕拋；

空悞了幽期密約，

虛過了月夕花朝；

無緣配合，

有分煎熬；

情默默難解自無聊，

病懨懨則怕娘知道。

窺之遠，天寬地窄；

染之重，夢斷魂勞。

（梅香云：）姐姐你省可裏煩惱。

（正旦云：）梅香，似這等幾時是了也？

油靈蘆 他不病倒，

我猜着敢消瘦了；

被拘箝的不忍心，

教他怎動脚？

雖不是路迢迢，

早情隨着雲渺渺，

淚洒做雨瀟瀟。

不能勾旁闌干數曲湖山靠，

恰便是望天涯一點青山小。

（帶云：··）秀才他寄來的詩，也埋怨俺娘哩。

（唱：·）

他多管是意不平，自發揚，

心不遂，閒綴作十分的賣風騷，

顯秀麗，誇才調，

我這裏詳句法，看揮毫。

天下樂 只道他讀書人志氣高，

元來這淒涼甚日了？

想俺這孤男寡女忒命薄：

我安排着鴛鴦宿，錦被香，

他盼望着鸞鳳鳴，琴瑟調，

怎做得蝴蝶飛，錦樹繞？

（梅香云：）姐姐，那王秀才生的一表人物，

聰明浪子；論姐姐這箇模樣，正和王秀才是一對

兒。姐姐且寬心，省煩惱。

（正旦云：：）梅香，似這般，如之奈何也？

（唱：：）

那吒令 我一年一日過了，團圓日較少；

三十三天觀了，離恨天最高；

四百四病害了，相思病怎熬？

（帶云：：）他如今待應舉去呵！（唱：：）

千里將鳳闕攀，

一舉把龍門跳，

接絲鞭總是妖嬈。

稱也。
（梅香云：·）姐姐，那王生端的內才外才相

（正旦唱：·）

鷓踏枝 據胸次，那英豪，

論人物，更清高，

他管跳出黃塵，走上青霄；

又不比鬧清曉茅檐燕雀，

他是掣風濤混海鯨鯨。

（帶云：·）梅香，那書生呵！（唱：·）

寄生草

他拂素楮鵝溪璽，

蘸中山玉兔毫，

不弱如駱賓王夜作論天表，
也不讓李太白醉寫平蠻藁，
也不比漢相如病受徵賢詔；

他辛勤十年書劍，

洛陽城，決崢嶸，

一朝冠蓋長安道。

（梅香云……）姐姐，王生今日就要上朝應舉去，老夫人着俺折柳亭與哥哥送路哩。

（正旦云……）梅香，借折柳亭與王生送路去

來。

（同下。）

（正末同夫人上，云：）母親，今日是吉日良辰，你孩兒便索長行，往京師進取去也。

（夫人云：）孩兒，你既是要行，我在這折柳亭上與你餞行。小的每請小姐來者。

（正旦引梅香上，云：）母親，孩兒來了也。

（夫人云：）孩兒，今日在這折柳亭與你哥哥送路，你把一盃酒者。

（正旦云：）理會的。（把酒科，云：）哥哥

滿飲一杯。

（正末飲科，云：）母親，你孩兒今日臨行，有一言動問：當初先父母曾與母親指腹成親，俺母親生下小生，母親添了小姐；後來小生父母雙亡，數年光景，不曾成此親事。小生特來拜望母親，就問這親事。母親着小姐以兄妹稱呼，不知主何意？小生不敢自專，母親尊鑒不錯。

（夫人云：）孩兒，你也說的是。老身為何以兄妹相呼？——俺家三輩兒不招白衣秀士；想你學成滿腹文章，未曾進取功名，你如今上京師，但得

一官半職，回來成此親事，有何不可？

（正末云：）既然如此，索是謝了母親，便索長行去也。

（正旦云：）哥哥，你若得了官時，是必休別接了絲鞭者。

（正末云：）小姐但放心：小生得了官時，便來成此親事也。

（正旦云：）好是難分別也呵！

村里逐鼓 則他這渭城朝雨，洛陽殘照，

雖不唱陽關曲本，

今日來祖送長安年少；

兀的不取次棄舍，等閑拋掉，因而零落；

（做歎科，云：）哥哥！（唱：）

恰楚澤深，秦關杳，秦華高，

嘆人生離多會少。

（正末云：）小姐，我若爲了官呵，你就是夫
人縣君也。

（正旦唱：）

元和令 盃中酒，和淚酌，

心間事，對伊道：

似長亭折柳贈柔條，

哥哥你休有上梢沒下梢。

從今虛度可憐宵，

奈離愁不了。

（正末云：）往日小生也曾掛念來。

（正旦云：）今日更是淒涼也。（唱：）

上馬嬌 竹窗外，響翠梢，

苔砌下，深綠草，

書舍頓蕭條；

故園悄悄無人到。

恨怎消？

此際最難熬。

游四門 抵多少移雲聲斷紫鸞簫，

今夕何處繫蘭橈？

片晚休遮西風惡，

雪捲浪淘淘。

岸影高，千里水雲飄。

勝蒹蘆 你是必休做了冥鴻惜羽毛

常言道：好事不堅牢，

你身去休教心去了。

對郎君低告：

恰梅香報道，恐怕母親焦。

（夫人云：）梅香，看車兒着小姐回去。

（梅香云：）姐姐，上車兒者。

（正末云：）小姐請回，小生便索長行也。

後庭花 我這裏翠簾車先控着，

他那裏黃金鐙嬾去挑；

我淚濕香羅袖，

他鞭垂碧玉梢。

望迢迢恨堆滿西風古道，

想急煎煎人多情人去了，
和清湛湛天有情天亦老，
俺气氲氲喟然聲不定交，
助疎刺刺動羈懷風亂掃，
滴撲籟籟界殘妝粉淚拋，
灑細濛濛浥香塵暮雨飄。

柳葉兒 見浙零零滿江干樓閣；
我各刺刺坐車兒懶過溪橋，
他砣磴磴馬蹄兒倦上皇州道，
我一望望傷懷抱，

他一步步待迴鑣——

早一程程水遠山遙。

（正末云：）小姐放心，小生得了官，便來取你。小姐請上車兒回去罷。

（正旦唱：）

賺煞 從今後只合題恨寫芭蕉，

不索占夢揲著草；

有甚心腸，更珠圍翠透？

我這一點真情魂縹緲；

他去後不離了前後周遭，

廝隨着司馬題橋。

也不指望駟馬高車顯榮耀，

不爭把瓊姬拋却，

比及盼子高來到，

早辜負了碧桃花下鳳鸞交。

（同梅香下。）

（正末云：）你孩兒則今日拜別了母親，便索長行也。左右將馬來，則今日進取功名走一遭去。

（下。）

（夫人云：）王秀才去了也。等他得了官回

來，成就這門親事，未爲遲哩。

第二折

（夫人慌上，云：）歡喜未盡，煩惱又來。自從倩女孩兒在折柳亭與王秀才送路辭別回家，得其疾病，一臥不起。請的醫生看治，不得痊可，十分沈重，如之奈何？則怕孩兒思想湯水喫，老身親自去繡房中探望一遭去來。（下。）

（正末上，云：）小生王文舉，自與小姐在折柳亭相別，使小生切切於懷，放心不下。今纘舟江

岸，小生橫琴於膝，操一曲以適悶咱。（做撫琴科。）

（正旦別扮離魂上，云：）妾身倩女，自與王生相別，思想的無奈，不如跟他同去，背着母親一徑的趕來。王生也你只管去了，爭知我如何過遣也呵！（唱：）

越調鬥鶴鴉

人去陽台，雲歸楚峽；

不爭他江渚停舟，

幾時得門庭過馬？

悄悄冥冥，瀟瀟灑灑，

我這裏踏岸沙，步月華。

我覷這萬水千山，

都只在一時半霎。

梨花兒序

想情女心間離恨，

趕王生柳外蘭舟，

似盼張騫天上浮槎；

汗溶溶瓊珠溶臉，

亂鬆鬆雲髻堆鴉，

走的我筋力疲乏。

你莫不夜泊秦淮賣酒家？

向斷橋西下，——

疎刺刺秋水孤蒲，
冷清清明月蘆花。

（云：）走了半日，來到江邊，聽的人語喧鬧，我
試觀咱。（唱：）

小桃紅 我驀聽得馬嘶人語鬧喧譁，
掩映在垂楊下，

說的我心頭丕丕那驚怕；

原來是響瑤瑤鳴榔板，捕魚蝦。

我這裏順西風悄悄聽沈罷，

趁着這厭厭露華，
對着這澄澄月下，
驚的那呀呀寒鴈起平沙。

調笑令 向沙堤款踏，

莎草帶霜滑，

掠濕湘裙翡翠紗；

抵多少

蒼苔露冷凌波襪，

看江上晚來堪畫，

玩水壺瀲艷天上下，

似一片碧玉無瑕。

禿斷兒 你覷遠浦孤鶩落霞，

枯藤老樹昏鴉；

聽長笛一聲，

何處發歌？——

欸乃櫓咿啞。

（云：·）兀那船頭上琴聲響，敢是王生，我試聽
咱。（唱：·）

聖藥王 近蓼洼，

纜釣槎，

有折蒲衰柳老蒹葭；

傍水凹，

折藕芽，

見烟籠寒水月籠沙，

茅舍兩三家。

（正末云：·）這等夜深，只聽得岸上女人音聲，好似我倩女小姐，我試問一聲波。（做問科，云：·）那壁不是倩女小姐麼？這早晚來此怎的？

（魂旦相見科，云：·）王生也我背着母親一徑的趕將你來，咱同上京去罷。

(正末云：) 小姐怎生直趕到這裏來？

(魂旦唱：)

麻郎兒 你好是舒心的伯牙，

我做了沒路的渾家；

你道我爲什麼私離繡榻？——

待和伊同走天涯。

(正末云：) 小姐是車兒來？是馬兒來？

么篇 嶮把咱家走乏，

比及你遠赴京華；

薄命妾爲伊牽掛，

思量心幾時撇下？

絡絲娘 你拋閃咱，

比及見咱；

我不瘦殺，

多應害殺。

（正末云：）若老夫人知道怎了也？

（魂旦唱：）

他若是趕上咱，

待怎麼？

常言道：

做着不怕。

（正末做怒科，云：）古人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老夫人許了親事，待小生得官回來，諧兩姓之好，却不名正言順？你今私自趕來，有玷風化，是何道理！

（魂旦云：）王生！（唱：）

雪裏梅 你振色，怒增加，

我凝睇，不歸家；

我本真情，非爲相諛，

已主定心猿意馬。

(正末云：) 小姐你快回去罷！

(魂旦唱：)

梨花兒序 只道你急煎煎趲登程路，

原來是悶沈沈困倚琴書，

怎不教我痛煞煞淚濕琵琶？

有甚心着霧鬢輕籠蟬翅

雙眉淡掃宮鴉？

似落絮飛花，

誰待問出外爭如只在家？

更無多話。

願秋風駕百尺高帆，

儘春光付一樹鉛華。

（云：）王秀才，趕你不爲別，我只防你一件。

（正末云：）小姐防我那一件來？

（魂旦唱：）

東原樂 你若是赴御宴瓊林罷，

媒人每攔住馬，

高挑起染渲佳人丹青畫，

賣弄他生長在王侯宰相家，

你戀着那奢華，

你敢新婚燕爾在他門下。

(正末云：)小生此行，一舉及第，怎敢忘了

小姐？

(魂旦云：)你若得登第呵，(唱：)

綿搭絮 你做了貴門嬌客，

一樣矜誇那相府榮華，錦繡堆壓，

你還想飛入尋常百姓家；

那時節似魚躍龍門播海涯，

飲御酒，插宮花，

那其間，占鰲頭 占鰲頭，登上甲。

(正未云：)小生倘不中呵，却是怎生？

(魂旦云：)你若不中呵，妾身荆釵裙布，願同甘苦。(唱：)

拙魯速 你若是似賈誼困在長沙，

我敢似孟光般顯賢達，

休想我半星兒意差，

一分兒抹搭；

我情願舉案齊眉傍書榻，

任粗糲淡泊生涯，

遮莫戴荆釵，穿布麻。

(正末云：)小姐既如此真誠志意，就與小生
同上京去如何？

(魂旦云：)秀才肯帶妾身去呵，(唱：)

么篇 把艚公快喚咱，

恐家中厮捉拿；

只見遠樹寒鴉，

岸草汀沙，

滿目黃花，

幾縷殘霞；

快先把雲帆高掛，

月明直下，

便東風刮，

莫消停，疾進發！

（正末云：）小姐則今日同我上京應舉去來，
我若得了官，你便是夫人縣君也。

（魂旦唱：）

收尾 各刺刺向長安道上把車兒駕，

但願得文苑客當時奮發，

則我這臨邛市沽酒卓文君，

甘伏侍你濯錦江題橋漢司馬。

第三折

（正末引祇從上，云：）小官王文舉，自到都下攛過卷子，小官日不移影，應對萬言，聖人大喜，賜小官狀元及第。夫人也隨小官至此。我如今修一封平安家書，差人岳母行報知。左右的將筆硯來。（做寫書科，云：）寫就了也，我表白一遍。咱「寓都下小壻王文舉拜上岳母座前：自到闕下，一舉狀元及第。待授官之後，文舉同小姐一時回家，萬望尊慈垂照不宣。」書已寫了，左右的與我

喚張千來。

（淨扮張千上，詩云：）我做伴當實是強，公差幹事多的當；一日走了三百里，第二日剛剛捱下炕。——自家張千的便是。狀元爺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做見科，云：）爺喚張千那廂使用？

（正末云：）張千，你將這一封平安家信，直至衡州，尋問張公弼家投下。你見了老夫人，說我得了官也。你小心在意者。

（淨接書，云：）張千知道了。我將着這一封書，直至衡州走一遭去。

(同下。)

(夫人上，云：)誰想情女孩兒，自與王生別後，臥病在牀，或言或笑，不知是何症候？這兩日不會看他，老身須親看去。(下。)

(正旦抱病，梅香扶上，云：)自從王秀才去後，一臥不起，但合眼便與王生在一處。則被這相思病害殺人也啊！(唱：)

中呂粉蝶兒 自執手臨歧，

空留下這場憔悴。

想人生最苦離別，

說話處，少精神；
睡臥處，無顛倒；
茶飯上，不知滋味。
似這般廢寢忘食，
折挫得一日疲如一日。

醉春風 空服徧晒眩藥不能痊，
知他這暗贖病何日起？
要好時直等的見他時——
也只爲這症候因他上得，得。
一會家縹緲呵，忘了魂靈；

一會家精神呵，使着軀殼；

一會家混沌呵，不知天地。

（云：）我眼裏只見王生在面前，原來是梅香在這裏。梅香，如今是甚時候了？

（梅香云：）如今春光將盡，綠暗紅稀，將近四月也。

（正旦唱：）

迎仙客 日長也愁更長，

紅稀也信尤稀，

（帶云：）王生，你好下的也！（唱：）

春歸也奄然人未歸。

（梅香云：）姐姐，俺姐夫去了未及一年，你如何這等想他？

（正旦唱：）

我則道相別也數十年，

我則道相隔着幾萬里；

爲數歸期——

則那竹院裏

刻徧琅玕翠。

紅繡鞋 去時節楊柳西風秋日，

如今又過了梨花暮雨寒食。

（梅香云：）姐姐，你可曾卜一卦麼？

（正旦唱：）

則兀那龜兒卦無定准，枉央及；

喜蛛兒難憑信，

靈鵲兒不誠實，

燈花兒何太喜？

（夫人上，云：）來到孩兒房門首也。梅香，

您姐姐較好些麼？

（正旦云：）是誰？

(梅香云：)是嫵嫵來看你哩。

(正旦云：)我每日眼界只見王生，那會見母親來？

(夫人見科，云：)孩兒你病體如何？

(正旦唱：)

普天樂 想鬼病，最關心，

似宿酒迷春睡；

繞晴雪楊花陌上，

趁東風燕子樓西，

閃殺我年少人；

辜負了這韶華日。
早是離愁添縈繫，
更那堪景物狼籍？
愁心驚一聲鳥啼，
薄命趁一春事已，
香魂逐一片花飛。

（正旦昏科。）

（夫人云：）孩兒，你掙挫些兒。

（正旦醒科。唱：）

石榴花 早是俺抱沈疴，添新病，發昏迷，

也則是死限緊相催逼，

膏盲針灸不能及。

（夫人云：）我請個良醫來調治你。

（正旦唱：）

若是他來到這裏。

煞強如請扁鵲盧醫。

（夫人云：）我如今着人請王生去。

（正旦唱：）

把似請他時，

便許做東牀婿，

到如今悔後應遲。

(夫人云：)王生去了，再無音信寄來。

(正旦唱：)

他不寄個報喜的信息緣何意？——
有兩件事，我先知。

鬪鴉鵂 他得了官，別就新婚；

剝落呵，羞歸故里。

(夫人云：)孩兒你休過慮，且將息自己，

(正旦唱：)

眼見的千死萬休，

折倒的半人半鬼，

爲甚這思竭損的枯腸不害饑？——

苦慳慳一肚皮。

（夫人云：）孩兒吃些湯粥。

（正旦云：）母親！（唱：）

若肯成就了燕爾新婚，

強如喫龍肝鳳髓。

（云：）我這一會昏沈上來，只待睡些兒哩。

（夫人云：）梅香，休要吵鬧，等他歇息，我

且回去咱。

（夫人同梅香下。）

（正旦睡科。）

（正末上，見旦科，云：）小姐，我來看你哩。

（正旦云：）王生你在那裏來？

（正末云：）小姐，我得了官也。

（正旦唱：）

上小樓 則道你辜恩負德，

你原來得官及第，

你直叩丹墀，

奪得朝章，換却白衣；

觀面儀比向日相別之際，

更有三千丈五陵豪氣。

（正末云：）小姐我去也。（下。）

（正旦醒科，云：）分明見王生說得了官也，

醒來却是南柯一夢！（唱：）

么篇 空疑惑了大一會，

恰分明這搭裏

俺淘寫相思，

敍問寒溫，

訴說真實；

他緊摘離，
我猛跳起，

早難尋難覓——

只見這冷清清半竿殘日！

（梅香上，云：）姐姐爲何大驚小怪的？

（正旦云：）我恰纔夢見王生，說他得了官也。（唱：）

十二月元來是一枕南柯夢裏，

和二三子文翰相知，

他訪四科，習五常典禮，

通六藝，有七步才議，
憑八韻，賦縱橫大筆，
九天上得遂風雷。

堯民歌

想十年身到鳳凰池，

和九卿相八元輔勸金盃，

則他那七言詩六合裏少人及，

端的個五福全，四氣備，占倫魁，

震三月春雷，

雙親行先報喜，

都爲這一紙登科記。

(淨上，云：)自家張千的便是。奉俺王相公言語，差來衡州下家書，尋問張公弼宅子，人說這裏就是。(做見梅香科，云：)姐姐，唱喏哩。

(梅香云：)兀那廝，你是什麼人？

(淨云：)這裏敢是張相公宅子麼？

(梅香云：)則這裏就是，你問怎的？

(淨云：)我是京師來的。俺王相公得了官也，着我寄書來，與家裏夫人知道。

(梅香云：)你則在這裏，我和小姐說去。

(見正旦科，云：)姐姐，王秀才得了官也，着人

寄家書來，見在門首哩。

（正旦云：）着他過來。

（梅香見淨云：）兀那寄書的，過去見小姐。

（淨見正旦驚科，背云：）一個好夫人也，與我家孀孀生的一般兒。（回云：）我是京師王相公差我寄書來與夫人。

（正旦云：）梅香，將書來我看。

（梅香云：）兀那漢子，將書來。

（淨遞書科。）

（正旦念書科，云：）「寓都下小壻王文舉拜

上岳母座前：自到闕下，一舉狀元及第，待授官之後，文舉同小姐一時回，萬望尊慈垂照不宣。「他原來有了夫人也！兀的不氣殺我也！」（氣倒科。）

（梅香救科，云：）姐姐甦醒者！

（正旦醒科。）

（梅香云：）都是這寄書的！（做打淨科。）

（正旦云：）王生則被你痛殺我也！（唱：）

唱偏 將往事從頭思憶，

百年情只落得一口長吁氣；

爲甚麼把婚聘禮不曾題？

恐少年墮落了春闈。

想當日在竹邊書舍，

柳外離亭，

有多少徘徊意；

爭奈匆匆去急，

再不見音容瀟灑；

空留下這詞翰清奇，

把巫山錯認做望夫石，

將小簡帖聯做斷腸集。

恰微雨初晴，
早皓月穿窗，
使行雲如飛。

耍孩兒 俺娘把冰綃剪破鴛鴦隻，

不忍別，

遠送出陽關數里；

此時無計住雕鞍，

奈離愁與心事相隨。

愁縈徧，垂楊古驛絲千縷，

淚添滿 落日長亭酒一盃。

從此去，孤辰限，淒涼日，——
憶鄉關愁雲阻隔，
着牀枕鬼病禁持。

四煞 都做了一春魚雁無消息，
不甫能一紙音書盼得，
我則道春心滿紙墨淋漓，
原來比休書多了個封皮！
氣的我痛如淚血流難盡，
爭些兒魂逐東風吹不回。
秀才每心腸黑，

一個個貧兒乍富，
一個個飽病難醫。

三煞 這秀才則好謁僧堂三頓齋，

則好撥寒爐一夜灰，

則好教偷燈光鑿透鄰家壁，

則好教一場雨滄了中庭麥，

則好教半夜雷轟了薦福碑。

不是我閒淘氣，

便死呵，死而無怨；

待悔呵，悔之何及！

二煞 倩女呵，病纏身，但願得天可憐、

梅香呵，我心事，則除是你盡知；

望他來表白我真誠意，

半年甘分耽疾病，

鎖日無心掃黛眉，

不甫能捱得到今日，

頭直上打一輪皂蓋，

馬頭前列兩行朱衣。

尾煞 並不聞琴邊續斷絃，

倒做了山間滾磨旗；

剗地接絲鞭，

別娶了新妻室——

這是我棄死忘生落來的！

（梅香扶正旦下。）

（淨云：··）都是俺爺不是了。你娶了老婆便罷，又着我寄紙書來做什麼？我則道是平安家信，原來是一封休書。把那小姐氣死了，梅香又打了我一頓，想將起來，都是俺爺不是了。（詩云：··）想他做事沒來由，寄的書來惹下愁；若還差我再寄信，只做烏龜縮了頭。（下。）

第四折

（正末上，云：）歡來不似今朝？喜來那逢今日？小官王文舉，自從與夫人到於京師，可早三年光景也。謝聖恩可憐，除小官衡州府，判着小官衣錦還鄉。左右收拾行裝，輛起細車兒，小官同夫人往衡州赴任去。則今日好日辰，便索長行也。

（魂旦上，云：）相公，我和你兩口兒衣錦還鄉，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黃鐘醉花陰

行李蕭蕭倦修整，

廿歲月淹留帝京；

只聽的花外杜鵑聲，

催起歸程。

將往事從頭省，

我心坎上猶自不惺惺，

做了場棄業拋家惡夢境。

喜遷鶯 據才郎心性，

莫不是向天公買撥來的聰明，

那更內才外才相稱？

一見了不由人不動情，

忒志誠，

兀的不傾了人性命，

引了人魂靈！

（正末云：）小姐兜住馬，慢慢的行將去。

（魂旦唱：）

出隊子 騎一匹龍駒暢好口硬，

恰便似馱張紙不恁般輕：

騰騰騰收不住玉勒，常是虛驚；

火火火坐不穩雕鞍，剗地眼生；

撒撒撒挽不定絲繩，則待攛行。

幕地風 行了些這沒撒和的長途有十數程，
越恁的骨瘦蹄輕。
暮春天景物撩人興，
更見景留情，
怪的是滿地花生；
一攢攢綠楊紅杏，
一雙雙紫燕黃鶯，
一對蜂，一對蝶，各相比並，
想天公知他是怎生，
不肯教惡了人情。

四門子 中間裏列一道紅芳徑

教俺美夫妻並馬兒行。

咱如今富貴還鄉井，

方信道耀門閥，畫錦榮。

若見俺娘那一會驚，

甌道來的話兒不中聽；

是這等門廝當，戶廝撐，

怎教咱做妹妹哥哥答應？

古水仙子 全不想這姻親是舊盟，

則待教襖廟火刮刮匝匝烈焰生，

將水面上鴛鴦忒楞楞騰分開交頸，

疎刺刺沙鞞雕鞍撒了鎖鞵，

廝琅琅湯偷香處喝號提鈴，

支楞楞爭絃斷了不續碧玉箏，

吉丁丁瑤精磚上摔破菱花鏡，

撲通通冬井底墜銀餅。

（正末云：）早來到家中也，小姐我先過去。

（做見，跪云：）母親，望饒恕你孩兒罪犯則個。

（夫人云：）你有什么罪？

（正末云：）小生不合私帶小姐上京，不曾告

知。

（夫人云：）小姐現今染病在牀，何曾出門？
你說小姐在那裏？

（魂旦見科。）

（夫人云：）這必是鬼魅。

（魂旦唱：）

古寨兒令 可憐我伶仃也那伶仃，

閣不住兩淚盈盈，

手拍着胸脯自招承，

自感歎，自傷情，

自懊悔，自由性。

古神仗兒 俺娘他毒害的有名，

全無那子母面情；

則被他將一個癡小冤家

送的來離鄉背井；

每日價煩煩惱惱，孤孤另另，

少不得厭煎成病，

斷送了潑殘生。

（正末云：）小鬼頭你是何處妖精，從實說來，若不實說，一劍揮之兩段。（做拔劍砍科。）

魂旦驚科，云：（可怎了也？）（唱：）
么篇 沒揣的一聲，

狠似雷霆；

猛可裏說一驚，

丟了魂靈。

這的是俺娘的弊病，

要打滅醜聲，

佯做個寢掙。

妖精也甚精？

男兒也看我這舊恩情，

你且放我去與夫人親折證。

（夫人云：）王秀才且留人。他道不是妖精，
着他到房中看，那個是伏侍他的梅香？

（梅香扶正旦昏睡科。）

（魂旦見科，唱：）

掛金索 驀入門庭，

則教我立不穩，行不正；

望見首飾粧奩，

志不甯，心不定；

見幾個年少丫鬟，

口不住，手不停；

擁着個半死佳人，

喚不醒，呼不應。

尾聲 猛地回身來合併，

牀兒畔一盞孤燈，

兀良早則照不見伴人清瘦影。

（魂旦附正旦體科，下。）

（梅香做叫科，云：）小姐，小姐，王姐夫來了也。

（正旦醒科，云：）王郎在那裏？

(正末云：) 小姐在那裏？

(梅香云：) 恰纔那個小姐，附在俺小姐身上，就甦醒了也。

(旦末相見科。)

(正末云：) 小生得官後，着張千曾寄書來。

(正旦唱：)

倒碣兒 哎，你個辜恩負德王學士，

今日也有稱心時；

不甫能盼得音書至，

倒揣與我個悶弓兒。

竹枝歌 打聽爲官折了桂枝，

別取了新婚甚意思？

着妹妹目下恨難支，

把哥哥閒傳示，

則問這小妮子，

被我都搔搔的扯做紙條兒。

（正末云：）小姐分明在京，隨我三年，今日如何合爲一體？

水仙子 想當日暫停征棹飲離尊，

生恐怕千里關山勞夢頻，

沒揣的靈犀一點潛相引，
便一似生個身外身，

一般般兩個佳人，
那一個跟他取應，
這一個淹煎病損，

母親，則這是倩女離魂。

（夫人云：）天下有如此異事。今日是吉日良辰，與你兩口兒成其親事。小姐就受五花官誥，做了夫人縣君也。一面殺羊造酒，做個大大親喜的筵席。（詩云：）鳳闕催詔徵舉子，陽關曲慘送行

人；調素琴 | 王生寫恨，迷青瑣 | 倩女離魂。

版
所
有
權

倩女離魂

實價大洋二角

編輯者 孫 席 珍

發行者 亞細亞書局

一九二八年九月初版

